

請看《阿彌陀經疏鈔演義會本》，第一九九頁：

疏【聖人無我，今何稱我？智論有三：一、隨世間故，二、破邪見故，三、不著無我故。以是三者，不礙說我，又法身真我，亦得稱我。】

這一段是預防有一些人學了一些佛法，佛經裡面常常說要破我執、破法執，初果就破身見，四果羅漢就破了我執，為什麼他還要說「我」？防著有這樣的疑惑，所以大師在此地特別為我們說明，他舉《大智度論》上「稱我」三個意思。這三個意思在底下有解釋，我們看《鈔》：

鈔【此下復分我聞為二，離釋同前。】

『離』是分開來講，什麼叫『我』？什麼叫『聞』？跟前面這個例子是相同的。第一就是：

鈔【一云隨世間者，謂世法中說我，非第一義中說我，隨順世間而說，無有實體，則不乖於第一義也。】

『第一義』是說不出的，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言語能說得出來的都是第二義、第三義了，能思惟想像的也不是第一義。什麼叫第一義？第一義裡頭連第一義也沒有，如果有第一義就不是真正的第一義，實在講就是真如本性，從現相上來講就是「一真法界」，《法華經》裡面說的「諸法實相」，淨土所講的「理一心不亂」，都是第一義。它的名詞很多，有一百多種之多，都是說一樁事情。實在說不出，要我們自己去體會，只能用體會，不能用思惟，因為一落到思惟就是第二義，就不是第一義了。

禪家講參禪，離心意識參，離心意識就是第一義，「心」是阿

賴耶識，「意」是末那識、第七識，「識」是第六識。你能夠離開第六識、第七識、第八識，你所顯露出來的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第一義。怎樣才能離得開？你先要曉得，心意識是什麼意思？是什麼樣的現象？第六意識去分別，我們這個分別心是六意識，第七識是執著，第八識我們講落印象。換句話說，你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落印象，這個時候就是第一義。我們眼見色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落印象，耳聞聲也是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落印象，就是不用心意識，這個時候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統統是第一義。

這裡面，你們現在好好的想想，你能說得出一句話來嗎？不要說別的，我們舉一個例子，我舉出這個，「離開一切名字相，你說一句來，這是什麼？你們能不能說得出來？」離開名字相，你說紙片，「紙片」是個名字，「精舍」也是個名字，「書籤」也是個名字，我叫你離開名字相，你說一句出來，這是什麼？就說不出來了。清不清楚呢？清清楚楚，說不出來，這就是第一義。你能說出來，這就第二義，就不是第一義。

這個境界，佛法沒到中國來，我們中國人也知道！你看《老子》裡面所說的，「名可名，非常名；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這兩句話跟佛經裡面講的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是一個意思，說法不相同，意思境界完全相同。可見得老子也見了第一義，也證得諸法實相，要不是佛再來，那也是八地以上的菩薩，不是八地以上的菩薩說不出來！沒有入這個境界，他說不出來。佛法沒到中國來，中國人也入了這個境界。

所以第一義裡面是平等法、是清淨法，第一義裡頭流出來的作用就是慈悲。所以慈悲是性德，是真如本性裡頭本具的德能，大慈大悲！我們常講：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。如果要不見性，這個慈悲心流不出來的，我們想學也學不到，怎麼勉強學都學不像的，必須

自己親自入了這個境界才行。所以，第一義裡頭沒有我！像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，四相都空了，哪來的我？這才叫第一義，也叫做中道第一義。所以，實實在在無我。隨順世間，這就是起作用，這叫做慈悲。

佛要常住在第一義，第一義裡頭，剛才講了，不但沒有言語，也沒有思惟，試問問佛怎麼樣教化眾生？佛給我們說這些經，說這麼多話，都是從第一義把它變成第二義，我們才能得利益，他才可以給我們講，給我們研究討論，這一問一答。如果第一義裡頭連念頭都不能起，還有什麼說話，沒有言語！那佛也不能教眾生，眾生永遠都不會開悟了。因此，必須要把智轉變成識，轉變成分別、執著、落印象，起這個作用，起這個作用是為了教化眾生。所以變現出來是為他受用，不是自己受用，是變化心意識為他受用。因此，諸佛菩薩智與識是同時起作用的，沒有先後次第，為什麼？他自受用是智，換句話說，他無分別、執著，他也不落印象，他自受用是四智菩提。他受用呢？是八識。所以他的八識跟四智同時的。對自己是四智，對別人是八識，他的八識就是四智變化出來的八識，所以他不迷、他不惑，這叫做中道第一義諦。

我們凡夫的確只有八識沒有四智，為什麼？在一切法裡面分別、執著、落印象，這個事情麻煩就大了。什麼麻煩？六道輪迴就是這麼變現出來的。六道輪迴是自己變的，自己在裡面頭出頭沒，誰能夠救你呢？沒有人能救，救你的人還是自己，除了自己，誰都救不了你。你說佛菩薩大慈大悲能救我們，那佛菩薩真的慈悲，早把我們統統救出去了，我們今天為什麼還在六道生死輪迴？佛菩薩救不了！佛菩薩能救我們，就是把這事實的真相告訴我們，我們明白了，明白了自己有辦法了，有什麼辦法？跟佛菩薩一樣，不用心意識，那輪迴就沒有了，就解脫了。

所以同修們要明白，我們在日常生活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要知道這個病根之深，就是分別、執著、落印象，這個病太可怕了。這個病就是我們無量劫來生死根本，誰有能力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落印象，誰有這個能力？有這個能力的人就成佛、成菩薩了，就出離三界了。所以八萬四千法門、無量法門都說這一個理，沒有第二個理！千經萬論都是說這個理。許許多多的方法都是叫我們把這個觀念轉過來，轉過來就成功了，為什麼轉不過來呢？習氣太深了，就是用心意識用成習慣了。我們曉得轉，可是一遇到事馬上又迷糊了，老習慣又用上了，麻煩就在此地。無始劫以來用成習慣了，現在一下轉，轉不過來，這個事情就麻煩。

但是我們看到古德許許多多人，他真的轉過來了，這是我們特別要留意的，他怎麼會轉過來呢？我們去研究他的原因，固然一般常說：那是再來人！那人家多生多劫修行的！如果我們被這一句話迷惑了，我們受的禍害就嚴重。這個話實在講是沒錯，那是多生多劫的善根，我們自己沒有嗎？我們自己也是多生多劫的善根，正如同我們星期三在《無量壽經》講義裡頭所念到的那一節，善導大師所說的話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九品的差別是因為我們遇到緣不同，這個話講的有道理，我們衷心的佩服。換句話說，無始劫以來的善根我們都有，他有我也有，就是我們遇緣不同，所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才有九品的差別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今天遇到最殊勝的緣，我們這一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；如果遇到的緣差，可能往生都去不成了。真的遇緣不同！因是一樣的，這個話講的才真正是有道理。所以我們要重視緣。

緣不外乎三個條件：第一個善知識，第二個同參道友，第三個道場。什麼叫真正善知識？對這個法門真正認識清楚，沒有認錯，那我們跟他就不會走錯路了。同參道友在一塊修行，互相切磋琢磨

。諸位同修要知道，這個認識就是佛經裡面講的正知正見，不容易！我給你們諸位同學說，我在過去好多年當中，我也教過不少的學生，教過不少的佛學院，現在想起來自己很慚愧，為什麼？真是俗話所說的：誤人子弟！教書，誤人子弟。我教那些佛學院，過去也是誤人子弟，但是不是有意的，為什麼？自己認識不清楚，就居然做了老師。現在才明白過來，才後悔！現在路是搞清楚了，認識了。認清楚之後才真正覺悟古人那個教學法是對的、正確的，我們今天這個聰明才智想出來一套方法是錯誤的。

古人用什麼方法？一門深入。我在十年前，一九七七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講《楞嚴經》。那個時候香港的海仁老法師還在，他是第二年圓寂的，一九七八年圓寂的，我去拜訪他，他那時候已經九十多歲了，在香港號稱首楞嚴王，他一生是專講《楞嚴經》。我在香港，因為我講《楞嚴經》，聽說他一生研究《楞嚴經》，那當然要去拜訪他，談得很投機，承他老人家指教的很多。做他的學生不容易，他用老式的教學，他不是新式的，他的學生我聽說只有六個人。什麼樣的資格，他才收做學生？要背《楞嚴經》，不但經要背，還要背註解。他指定的註解，要是我，我不會採取那個註解，他採取《大佛頂首楞嚴經文句》，蕩益大師作的。我過去學《楞嚴》，採取的註解是交光法師的《楞嚴經正脈》。這個《文句》我也有，線裝書十冊，連經帶註解統統要背，如果不能背的，他就不收了。做他的學生要背《楞嚴經》、要背註解。可是他的學生個個有成就，他是用古老的方法。

我們再細細研究《高僧傳》，自古以來那些，甚至於在家居士，他們所成就的幾乎沒有一個例外，都是一生專攻一部經。像民國初年的，江味農居士一生專門研究《金剛經》，他在《金剛經》上花了四十年的功夫，最後寫成一部《金剛經講義》，那是他研究四

十年的成績。周止菴居士研究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二百六十個字，他也花了四十年的功夫寫了一部《心經》的註解，《心經詮注》。你想想看，一生的精力用在一部經上。倓虛法師的傳記裡，提到「八載寒窗讀楞嚴」，一部《楞嚴經》念了八年。所以大家要想成就，必須在一部經上，真的要下個十年八年的功夫。這個十年八年很苦，沒人知道你，沒人來問你！十年寒窗勤苦讀，念了十年八年，你會開悟！那一悟就入了第一義。這一悟之後，一切經論都通了，是「一經通一切經通」。現在的人走錯路子，為什麼？他一下手，這個也要看，那個也要看，什麼都看，希望什麼都懂，結果是看了之後是什麼都不懂。你所懂得的是皮毛常識，甚至於連常識都講錯了，為什麼？因為你沒入境界，你沒入第一義！必須契入之後，那才行，那才是真的不是假的。

所以這一點，我們想想，從前忽略了，以為那個古老的方法是舊了，應該要淘汰了，現在真正明瞭那個方法是最高明的方法，離開那個方法，統統是錯誤的方法。一定要一門深入！你想研究《彌陀經》，就讀《疏鈔》，或者就讀《要解》，一天念一遍，你念上十年，一天都不中斷，換句話說，你心得定了，這就是念佛三昧，為什麼？你心裡頭不再想其他的，心定於一，這就是念佛三昧。你有定，定久了就開智慧，決定不能夠三心二意。諸位要想成就的話，你念《無量壽經》也好，念《觀無量壽佛經》也好，但是只能念一種，不要念兩種，一門深入。

此地引《大論》裡面這幾句話，知道世間人所說的「我」，菩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這個「我」是不可得。所以自受用是無我相，不違背第一義。隨順眾生說「我」，這個隨順眾生，就是從真性裡面流露出來的大慈大悲，為他受用。為了教化眾生、利益眾生而說「我」，絕對不是自己有分別、有執著。第二個意思說：

鈔【二云破邪見者，謂邪我、慢我、名字我，世俗人具前二我，學道人具後二我，聖人唯最後我，順俗稱我，但是名字，實無邪慢，故無過咎。】

這裡說出三個：第一是『邪見』，邪見是見解上錯誤，根本沒有我，他認為有個我，這叫『邪我』。第二是『慢我』，貢高我慢，只要有我決定有慢，這個字是很大的障礙。因為有我見，必定他就有傲慢，總是我比別人強，別人不如我，他不曉得一切法是平等的，一切法「相有體無」，決定是平等的。平等裡面起了貢高我慢，平等心失掉了。如果不是平等心，決定不能見性，決定不能破業障，這個我慢就是業障。所以佛法的修持，第一個法門就是「禮敬諸佛」，為什麼要修禮敬？破我慢！換句話說，破除業障。這個障，障礙了你明心見性，障礙了你自己的菩提涅槃；不但障礙這個，而且有我慢必定造罪業。自己貢高，輕慢別人，這就是造罪業。不要以為這個罪業很小，很小的罪業天天累積就變成重大的障礙，障礙你學道；不但道業不能成就，甚至障礙你理解經論。貢高我慢的人，聽經不會聽懂，也不會開悟，他要悟都悟到邪路上去了，他想歪了，他不會悟到正法上。這個確實非常的嚴重。第三是『名字我』，名字就是有名無實。

底下給我們分析，『世俗人』具足前面兩種我，就是邪我、慢我；學道的人具後面兩種我，就是慢我、名字我，為什麼？他見解正確了。譬如小乘初果，證了初果，他見解正確了，他沒有邪我，但是他有慢我。為什麼有慢我？因為他見惑斷掉了，就是錯誤的見解沒有了，他的思惑沒斷，貪瞋痴慢沒斷，所以他那個我是屬於慢我，他不是邪我。到了大菩薩，思惑斷盡了，慢我沒有了，然後給我們講「我」，他也說「我」，這是名字我，這個不礙事，有名無實。為了說話方便起見，為了教化眾生的手段，不得已，你們認為

這個東西是「我」嗎？好！我也叫它做「我」，確實沒有我慢。所以聖人稱我並沒有過失。第三：

鈔【三不著無我者，諸聖人知一切法空實相無我，而不著空，不著無我。】

這個意思非常的重要，著空、著有是同樣的錯誤，為什麼？執著沒有斷，只不過是換了執著的對象而已。佛是叫我們破執著，不是叫我們換執著的對象，這個諸位要知道。他知道『實相無我』，但是他不著『無我』之相，所以隨順眾生起作用的時候還是照樣說「我」。說我，不著我相，不著空相，就是空有兩邊都不執著。

鈔【又瑜伽有四意，大略同此，第三義言，若定無我，誰為修學，人則生怖，故不著無我。】

這是引用《瑜伽師地論》上一段話來證明，特別是證明第三句不著無我之故。《瑜伽師地論》上說，無我，那什麼人學佛呢？什麼人修行呢？

鈔【又觀經疏云：無我則無聞，無聞則化道絕，為傳化不絕，假名說我。】

《觀經》上也說得明白，無我，那就沒有人傳法，也沒有辦法做到自利利他，換句話說，自行教化眾生兩者都不能成就，所以菩薩不執著我，也不執著無我。我與無我兩邊都不執著，這個意思才是真義。所謂真義就是體、相、作用三者具足，這三個是同時的。從體上講，無我，體是空寂的。從相上講呢？雖然是空的體，但是它能現相，相上有沒有我呢？相上也無我。體上無我，相上也無我，我從哪裡來？我從用上來的。我們起作用，自行化他起作用，這從作用上建立的我，這個我叫名字我，為什麼？體相俱不可得，有名無實，這就不妨礙了。

用是中道，佛法講「用中」，儒家也用中，儒家用「中庸」，



確實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。孔老夫子跟釋迦牟尼佛沒見過面，沒有舉行過會談，他們的見解的確差不多，都是用中，這個是了不起的，用中道。所以體、相、用是同時的，沒有先後次第。所以佛給我們講經說法教導我們怎麼修行，統統是用中。如果我們也會用中，就入佛知見，就與佛法相應了。我們學佛為什麼學的不像？為什麼學的不成就？就是不會用中。你知道真，知道真空，你就會看破了，一切法沒有自性，沒有自體，體是空的！看破了。你知道一切相是假的，沒有一個相是真的，你就放下了，既看破又放下，那你就自在了。這個自在就是中，你的生活就自在了，這個我們現在講的是真善美慧，幸福美滿，這就是佛法說的中道。你能夠生活在中道裡面，那就是充滿了真善美智慧，你的人生決定是最幸福、最圓滿。可見得這個佛法的受用，不在來世，現在就享受到，就看你會不會用，是不是真正徹底明白？會用，沒有不自在！

像這些地方，都是我們要學習的。學習不是從樣子上學習，要真正像佛一樣，體會到諸法實相，就是徹底明瞭真假中是一不是二。任何一法都具足真假中，天台講的「一心三觀」，隨便拈一法，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塵，沒有一法不是具足一心三觀。像我們拈著這個紙片，這就是一法，體，當體即空，沒有自體，當相即假，相是假的，我們拿出來做書籤，它作用，用是中，我們用中！與體相有沒有妨礙？沒有妨礙。所以體相作用是同時的，不是離開的，法法皆是如此。諸位要是從這裡入進去，就得大自在了，從今之後無憂無慮無牽無掛，心與整個萬法合成一體，受用自在！

鈔【法身真我者，約本而言。】

這是就本體來說。

鈔【阿難亦通法身我也，以無我法中，有真我，即法身我，如涅槃常樂我淨之我，何礙於無我。】

《法華經》，智者大師為我們註解，《法華經文句》，他把《法華經》分成兩部分，上半部和後半部。《法華經》一共有七卷二十八品，前面十四品是上半部，後面十四品是下半部，上下半部經各有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這三分，怎麼分的呢？就是「本迹二門」，開為本迹二門。就迹門說，「迹」是迹相，舉個比喻說，好像舞台表演唱戲，講迹就是你在台上，你在前台表的那個身分，這個是迹；說「本」，你在後台是什麼身分，這就是本。本迹二門。從迹相上來說，阿難尊者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是一個初果須陀洹，這從相上看，就好像唱戲，他唱這個角色，扮演這個角色，那總得扮得像！唱什麼角色要像個什麼角色，這個是從迹上說的。從本上講，阿難是大菩薩，示現幫助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，等於跟釋迦牟尼佛做助教！他並不是一個真正小乘須陀洹，大菩薩再來的。目犍連、舍利弗，從迹相上來看，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學生，是個小乘四果羅漢，是這麼個地位；如果看看他後台本來面目，他老早就成佛了，古佛再來！

所謂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，一尊佛出世教化眾生，一千佛（不止一千佛），諸佛與他有緣、與眾生有緣的統統都來了，來擁護他，來幫助他，教化眾生。這個來擁護的，有的示現出家身分，像目犍連、舍利弗、阿難；有的示現在家身分，像當時波斯匿王是釋迦牟尼佛護法，四地菩薩，他發心來護法。諸位要曉得，弘護都不容易，都是菩薩再來的！不是菩薩，說老實話，誰認識釋迦牟尼佛？誰把他看作一個寶？這麼樣捧場，必定是真正識貨的。誰識貨呢？諸佛菩薩識貨，凡夫不識貨！凡夫不識貨，所以擁護的人，往往把魔當作佛。

諸位要是細心去研究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註解裡講得很清楚，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，他為什麼要發這一願、發那一願。其中講

「他心通」，西方極樂世界人，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有他心通，就是佛看到十方世界許許多多的眾生，有的有智慧沒有福德，有的有福報沒有智慧。有的時候，有德不在位，那就像陶淵明，歸去來兮，回去！為什麼？一生的抱負學問沒地方用，無用武之地。還有沒有德，他地位很高，這地位很高就要害許許多多的老百姓。如果有他心通，我們就會捧一個真正有德有學的人，一切老百姓都能得好處。可見他心通非常的重要。所以阿彌陀佛才發這個願，凡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統統得他心通，要是有一個人不得他心通，他誓不成佛。尤其在末法時期，法弱魔強，魔怎麼強呢？魔修福，福報大。真正學佛的人，真正發心，福報比不上魔王！真正發心，怎麼辦呢？趕緊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歸去來兮，為什麼？沒有福報不能度眾生！像這些地方，我們在經論上統統能看到，我們都必須知道。

阿難既然是法身大士，他必定早就證得三德祕藏，三德就是法身、般若、解脫，他證得！三德各有『常樂我淨』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法身有真正的常樂我淨，般若也有真實的常樂我淨，解脫也有常樂我淨，這個是真我，不是假我。「我」這個字的定義，經上說有八種，我們講兩個最重要的。第一個是「主宰」的意思，我是主宰的意思，自己做得了主。我們今天想想，我們自己能做得了主嗎？如果我能做得了主，我年年十八，那我才做得了主。我不老，我不病，我不死，那我就能做得了主。我今天雖然這麼想著，還是要老，還是要病，還是要死，做不了主，沒有我！第二個意思是「自在」，我是自在的意思。這個自在，我們也得不到。可是法身真的做得了主，真的自在，般若、解脫都是自在，都做得了主，所以它有「我」的意思。因此從本上說，大菩薩化身，他有真我，他們口裡面說「我」，雖然恆順眾生，他與他「自在我」相應，他也不是騙人的，這個話說的並沒說錯。

『無我法中，有真我，即法身我』，自性是真我，那麼就是法身，「法身我」這是真我。『如涅槃常樂我淨之我』，有真的常、有真樂、有真我、有真正的清淨。「常樂我淨」這四個字，在凡夫、小乘權教菩薩是有名無實，四念處叫我們用智慧來觀察，凡夫境界裡頭沒有；「觀身不淨」，無淨；「觀受是苦」，沒有樂；「觀心無常」，沒有常；「觀法無我」。法身大士這四個字統統都有，他有常樂我淨，這四淨德確確實實他具足，他一樣都不缺。我們現在用念佛這個方法證大涅槃，就是證法身，念到什麼程度？念到理一心不亂就證得，或破一品無明、證一分法身，常樂我淨這四德自己就得到，真正得到這個受用。這些大權菩薩示現，他們講「我」，『何礙於無我』，確確實實他可以說的。下面講「聞」：

疏【聞者耳根發識，廢別從總。】

『聞』應當說耳聞，為什麼說我聞？「耳」是六根，是別，「我」是總；說我聞也行，說耳聞也行。『廢別從總』，這就是說「我聞」。

疏【故云我聞，大乘中三，始教無聞，終教聞而不聞，頓教無聞不聞。】

賢首講五教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。小教略掉了，那是小乘，因為小乘的見解跟凡夫是一樣的。『始教』是大乘開始，所以從這個地方講起。這三句，「聞」就是有法，就是有，『無聞』就是空，歸納起來，一個空，一個有。「始教是說一切法空」，完全從一切法體上去著眼，從一切法理體上來觀察，所以建立「萬法皆空」這個教義。所以說他無聞，萬法皆空。

『終教』是到大乘的後半段，始教是大乘前半段，佛講空，講本體；後半段從體起用，起用就現相，就講現相，現相就是有了。佛法從大的來分就是空有兩宗，細分，空宗裡面又分很多派，有宗

裡頭又分很多宗，嚴格的講，整個歸納就是空有兩宗。空與有是一不是二，空是講體，有體，體一定有相，體離不開相的；相一定有體，相離不開體的，所以體相是一不是二。佛為了叫我們覺悟，為了說法方便起見，說體說相。說體，我們不能執著體；說相，不能著相。你著相就悟不到體，你執著體，你一定被相迷惑了，換句話說，體相統統不明白；必須都不執著，這個體相都明瞭了。所以講空，由空裡面悟妙有；講有，從有裡頭悟真空。不管怎麼講法，悟入的境界是一不是二，是同一個境界，這才是所謂法門無二無別！法門雖然千差萬別，悟入是一，這樣才能夠得到佛法真正的受用。

「大乘終教是雙照二邊」，就是體相都說了，所以說『聞而不聞』。這個地方說，『終教聞而不聞』，換句話說，到這個時候才曉得空有是一不是二，「即有而空，即空而有」，正是雙照二邊。

《心經》裡面所講的，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色就是有，色就是相，色相；空是真空，是體，體是空的，所以說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

『頓教無聞不聞』。「頓教是雙遮二邊」。終教是雙照，雙照就是亦有亦空，也有也空，從相上講，有！從體上講，空！頓教是雙遮，雙遮是空有都沒有，不但沒有「空」，「有」也沒有，這叫雙遮，兩邊都沒有。頓教「無聞亦無不聞」，無聞、無不聞，二邊都離開了。無聞是遮有，無不聞是遮空，這就是雙遮二邊的中道。雙照是中道，雙遮也是中道，他們的受用是一樣的、是相同的。入手的方法不一樣，一個從雙遮進去的，一個從雙照進去的，其實進去之後是相同的。一般的教義是這樣說的。

疏【約當宗。】

『當宗』就是我們淨土宗。本宗對這個文是怎麼看法？怎麼講法？

疏【則傳法聖人，以我無我不二之真我，根境非一異之妙耳，聞娑婆極樂無障礙之法門也。】

這是就本宗教義來解釋。『以我無我不二之真我』，這句話怎麼講？「我」，這就是有，從相上說的，「無我」是從體上說的，「我無我不二」就是體相不二，也就是性相一如，也就是即有即空，非有非空，完全是從中道上建立的，這是說的這個意思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本宗是大乘頓教，這個法門一生成就，七天成就。念佛法門是頓教，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各宗各派的祖師大德們公認的，這是頓教法門，圓極頓極。所以，應當要採取頓教這個看法才對。

『根境非一異之妙耳』，「根」就是耳根，聞是用耳根，「境」就是音聲，耳的對象是音聲。「根境若一，則二俱成空」，就落空了，這兩者都不能成立了。「今非一非異，則空有雙遣，即是頓教雙遮中道也」。不能說是一，也不能說是異，「異」就是不一，一與不一都不能建立，這個才妙！說一，那就不異；說異，那就不一。現在他空有雙存，空有不二，雙遮雙照，遮照同時，就是我們常講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，所以這個耳妙極了，用這個妙耳。

『聞娑婆極樂無障礙之法門』，「娑婆」是我們現在居住的所在，「極樂」是我們想要去的地方。這兩個地方，雖然經上說了，距離十萬億佛國土，實在說，我們娑婆無礙往生極樂，極樂世界也不礙娑婆世界，彼此俱存！這是雙照法門。「所謂究竟極光，不越凡夫一念」，怎麼說呢？十法界依正莊嚴，這裡面當然包括娑婆與極樂，正如同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，哪裡會有障礙！明白這個道理就是看破，唯有看破之後，才把我們所有這些疑慮統統放下，這一放下，一心就現前了。

由此可知，一心不亂不難證、不難得！就是我們現在疑慮太多，所以我們一心不能現前。不但一心不能現前，連功夫成片都不能

現前，這個事情很麻煩！不能現前，就是我們雖念，功夫不得力，所以經論上要說得這麼多，說得這麼深。實在講這個理本來就深，深的可以淺說，淺也只淺到一個程度，它確實是這麼深。明白之後，總而言之，就一個目的，放下一切疑慮而已！就是放下一切分別執著妄想，就成功了。

我們果然能把一切分別執著妄想放下，那你就是上上根人，從此以後經教都不要聽了。經典呢？廢紙！廢紙一堆。講經呢？廢話！都不要了。如果心裡還有疑慮，這個東西還是有必要，為什麼？它能幫助我們減少疑慮，幫我們消除疑慮，它的作用在此地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自己還不是上上根，還有疑還有慮，心裡面還有分別、還有執著、還有妄想，決定不是上上根。上上根人分別執著妄想統統打掉了，統統沒有了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